

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
汉语写作研究



杨彬◎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

汉语写作研究

杨彬◎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汉语写作研究/杨彬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12

ISBN 978 - 7 - 5203 - 3643 - 7

I. ①当… II. ①杨… III. ①少数民族文学—小说
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116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邱孝萍

责任校对 周 吴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25

插 页 2

字 数 242 千字

定 价 8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汉语写作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号：12BZW095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当代少数民族小说汉语写作的发展态势	29
第一节 汉语写作和母语写作构成当代少数民族小说整体	29
第二节 当代少数民族小说母语写作的发展状况	32
第三节 当代少数民族小说汉语写作的创作成就	36
第四节 当代少数民族小说汉语写作的民族分布	49
第二章 当代少数民族小说汉语写作的文化语境	67
第一节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语境	67
第二节 当代少数民族汉语作家的多重文化素养	85
第三章 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汉语写作策略	98
第一节 政治叙事中少数民族的风情风俗展示	98

第二节 少数民族意识从自然流露到自觉追求	135
第三节 民族、宗教意识的张扬和神话思维的写作	172
第四节 文化交融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的坚守	196
第四章 当代少数民族小说汉语写作的独特贡献	221
第一节 更深层次传承少数民族文化	221
第二节 更大范围传播少数民族文化	265
第三节 扩展汉语的少数民族内涵	279
第四节 扩大当代文学的版图	295
结语	302
参考文献	307

绪 论

一 当代少数民族小说汉语写作的独特内涵

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汉语写作是一个在当代中国文学范畴中具有独特内涵的写作现象。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汉语写作，包含着两项重要内涵，即“少数民族”和“汉语写作”。有了“汉语写作”，这一概念就与一般的“少数民族小说”概念有了重要区别。和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汉语写作相对应的是少数民族小说的母语写作，这两种状态都属于少数民族小说，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又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个门类。因此，要深入研究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汉语写作现象，首先必须厘清实际上存在歧义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文学概念。

什么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对中国境内除汉族以外的各兄弟民族文学的总称。它包含着几方面的含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相对汉族文学而言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由历代各少数民族人民创作的。它包含了民间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两部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就中国文学发展史而言，汉族文学是

其主体，但各少数民族文学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它反映出中国文学的丰富性”。^① 这是百度百科中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所做的定义。如何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做界定，学界有不同的意见，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一是着眼于题材，有点“题材决定论”的意思，即凡是描写少数民族生活的文学作品都是少数民族文学，这种界定以单超为代表。1983年，单超发表《试论民族文学及其归属问题》的文章，他在该文中指出：“既然少数民族文学和其他文学一样，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可以说，凡反映某一民族生活的作品，不管是（作者）出身于什么民族，使用何种文字，采用什么体裁，都应该是某民族的文学。”^② 这种观点将少数民族题材作为界定少数民族文学的依据，范畴比较宽泛，但其最大的问题是将汉族作家写作的少数民族题材文学认定为少数民族文学，这实际上模糊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根本特点。二是“作者族属论”，认为只要是身份证上标明是少数民族，那么他们所写的文学作品就是少数民族文学，也就是说，划分少数民族文学的标准很简单，只要作者是少数民族身份就行。这种观点最先由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提出，他说：“少数民族文学，顾名思义，是少数民族人民创作的文学。由此我们得出这样一点理解，即作者的族别（作者的少数民族身份）是我们确定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依据。”^③ 在族属身份的基础上，玛拉沁夫又提出“作品的少数民族生活内容”和“作品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两个因素，他写道：“作者的少数民族族属、作品的少数民族生活内容、作品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这三条，是界定少数民族

^①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25634.htm>。

^② 单超：《试论民族文学及其归属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③ 玛拉沁夫：《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少数民族文学集·导言》，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年版。

文学范围的基本因素；但这三个因素并不是完全并列的，其中作者的少数民族族属应是前提，再加上民族生活内容和民族语言文字这二者或二者之一，即为少数民族文学”。^① 这种观点，指出少数民族文学起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少数民族身份，第二是描写少数民族生活或者使用少数民族语言。也就是说，少数民族身份作家写作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是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作家用少数民族语言写作的作品也是少数民族文学。这个观点比第一种观点要客观和具体，但是没有将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这个主要现象突出出来，因而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现象就令很多人迷惑。从 1949 年到玛拉沁夫提出这种观点的 1985 年，有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十七年中最著名的少数民族小说主要是用汉语写作的，比如彝族作家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壮族作家陆地的《瀑布》以及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都不是分别运用彝语、壮语、蒙语创作而是用汉语写作的，这些作品一直都被称作少数民族文学。因此如果强调以民族语言作为划分少数民族文学的标准是不符合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创作实际的。与玛拉沁夫的观点类似，学者吴重阳在 1986 年出版的著作《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概观》中明确表示“少数民族文学就是少数民族人民创造的文学。划分少数民族文学归属的主要标志，是看作者的民族出身。换言之，无论用的什么文字，反映的是哪个民族的生活，凡属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作品，都应归于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② 此后，著名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者李鸿然也坚持和支持这种观点，他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稿》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这两本著作中都以

^① 玛拉沁夫：《中国新文艺大系 1976—1982 少数民族文学集·导言》，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5 年版。

^② 吴重阳：《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概观》，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 页。

这一标准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界定，认为“民族文学的划分，不能以作品是否使用了本民族语言或者是否选择了本民族题材为标准，正确的标准只能是作者的民族成分。作者属于什么民族，其作品就是什么民族的文学；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创作的所有作品，不管使用哪种语言，反映哪个民族的生活，都属于少数民族文学”^①。马公良、梁庭望、张公濮等人在他们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也坚持把少数民族族属身份作为划分少数民族文学的唯一条件，并强调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作的作品，即使没有少数民族思维，没有少数民族意识，没有少数民族特色，也属于少数民族文学。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类观点的最大问题在于忽略了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些具体而细致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它是相对于中国汉族文学而出现的一个文学概念。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中有一些人具有少数民族族属身份，但他们写作的作品从未描写少数民族特色和展示少数民族意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和文学研究中，他们的作品也很少被称为少数民族文学，他们只是拥有少数民族族属身份。比如李准（蒙古族）的小说、王朔（满族）的小说、池莉（回族）的小说等，如果把他们的作品划归少数民族文学明显有牵强之感。三是作者族属身份和民族题材相统一。这样的界定扩大了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内涵，将具有少数民族族属身份的作家描写的任何题材的作品和汉族作家描写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都划为少数民族文学。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后一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划分少数民族文学而开始多向思维。1997年王炜烨在《拓深与扩大：少数民族文学评论对策》一文中指出：“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定位，我们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从作家的民族成分而言，

^① 李鸿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指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二是从作品的题材来说，包括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作家创作的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它不同于‘草原文学’的概念，氛围要比它广，也不同于‘边疆文学’的概念，地域也比它宽。由此可以看出，就以上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定位来看，不妨说，它所指的就是少数民族作家和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① 其实，这种界定也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坚持少数民族作家身份这一基本条件，将“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作家创作的文学”也认定为少数民族文学，这种观点降低了少数民族作家长属身份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界定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少数民族文学是相对于汉族文学的一个概念，汉族作家大都站在汉族的角度，以汉族意识对少数民族生活进行描写，缺乏少数民族作家基于自己血缘和文化对自己民族的热爱，也缺乏少数民族作家对自己民族的熟悉，更缺乏少数民族作家那种对自己熟悉的生活的质感，只能用汉族观念去想象少数民族生活。因此，不能将汉族作家所创作的少数民族题材作品划归少数民族文学范畴。^②

少数民族文学，应该是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具有少数民族意识和少数民族特质的作品。这样来规定少数民族文学，更符合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实际。首先，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必须具有少数民族族属身份，这是几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的共识。只有少数民族作家才具有独特的少数民族审美追求、独特的少数民族意识、独特的少数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心理方式，也就是说只有少数民族作家才能写出具有民族意识和民族特质的文学作品。其次，只有少数民族作家认同自己的少数民族族属，在自己作品中张扬少数民族的意识，才会运用少数民族思维来创作小

^① 王炜烨：《拓深与扩大：少数民族文学评论对策》，《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② 杨彬：《少数民族文学入史现状与入史策略》，《湖北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说，才能写出具有少数民族特质的作品。最后，并不是所有少数民族作家都会在创作中自觉追求少数民族的特质，只有那些自觉追求少数民族特色的作家才会创作出具有少数民族民族内涵和少数民族民族特质的作品，这些作品才具有区别于汉族文学的少数民族文学的特色。如果要进一步细分，则要考虑到一些具体情况。第一，少数民族文学是相对于汉族文学而言的，因此具有汉族思维和汉族特色的作品不是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不包括虽具有少数民族族属身份但在作品中没有展现民族意识和民族特质的作家的作品，比如具有蒙古族身份的李准、具有满族身份的王朔、具有回族身份的池莉、具有仫佬族身份的鬼子等的作品就不应该属于少数民族文学。第二，具有少数民族族属身份的作家运用母语写作和汉语写作的都是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分为母语写作和汉语写作。运用少数民族母语写作的作品毫无疑问是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作家运用汉语写作的具有少数民族意识和少数民族特质的作品也是少数民族文学。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由于汉语在运用和传播方面的强大地位，少数民族作家运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文学数量上达所有少数民族文学的 90% 以上，这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一个突出现象，这些作品应当属于少数民族文学。第三，汉族作家写作的少数民族题材作品不属于少数民族文学，它们适宜于被称作少数民族题材文学。比如马健的藏族题材小说、迟子建的鄂温克族题材小说都不属于少数民族文学。而具有少数民族族属身份的作家，不管他们描写的是不是自己民族的生活，只要是描写少数民族生活，具有少数民族的意识，其作品就都属于少数民族文学。比如回族作家张承志描写蒙古族生活的作品，白族作家杨苏描写景颇族生活的作品都属于少数民族文学。第四，具有少数民族族属身份的作家，早期写作的作品没有少数民

族意识和少数民族特质，那么他们早期的作品就不是少数民族文学。有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后来逐渐开始关注自己的少数民族意识和少数民族特质，写出了具有少数民族意识和少数民族特质的作品，那么他们后来的作品就是少数民族文学。比如具有回族身份的霍达早年的作品《鹊桥仙》《扶苏公子》《红尘》就不是少数民族文学，甚至她后来创作的著名长篇小说《补天裂》也不是少数民族文学，但她创作的《穆斯林的葬礼》则是少数民族文学；比如著名的军旅作家朱春雨，在他写作《血菩提》以前，所有的文学评论家都把他的作品称为军旅文学，而没有人称之为少数民族文学，但他的小说《血菩提》因为描写了满族的一个分支——巴拉人的历史变迁、生活状态、生命意识以及他们的图腾崇拜、宗教信仰而具有浓郁的满族意识和满族特质，因此就是满族文学。这种现象比较普遍。有很多具有少数民族族属身份的作家在开始写作时，并没有强烈的少数民族意识，作品中也没有鲜明的少数民族特质，但后来他们开始关注自己的民族身份，追溯自己的民族血缘，展示少数民族意识和特质，成为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

由此可以认定，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汉语写作，就是当代具有少数民族族属身份的少数民族作家运用汉语写作的写作状态。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运用汉语写作的作品，笔者称为少数民族汉语小说。当代少数民族汉语小说就是具有少数民族族属身份的作家用汉语创作的具有少数民族意识和少数民族特质的小说。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小说，是少数民族小说的一种普遍的形态。以下关于少数民族小说的汉语写作的研究，都建立在这一界定基础之上。在以下论述中，在说明写作状态时，研究对象称为少数民族小说的汉语写作，在称呼这种小说门类时，则称为少数民族汉语小说。

二 当代少数民族小说汉语写作的研究缘由

(一) 研究现状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创作呈现出两种写作状态，即母语写作和汉语写作。运用母语写作的主要有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朝鲜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彝族等族作家，即便以上这些民族的作家也有很大一部分采用汉语写作。其他少数民族作家则主要运用汉语写作。从比例上来看，少数民族小说汉语写作占 90% 以上，这是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发展的一个独特现象。针对这个文学现象，关于少数民族小说汉语写作的研究迄今为止有以下几方面的研究成果：

第一，针对某一个少数民族小说作家汉语写作状况的研究。

当代文学十七年关于某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的研究不是很多。比如对玛拉沁夫的研究，主要是从其蒙古族文化、蒙古族风俗风情、草原文学、国家主流意识对个人意识的消解等方面研究，没有对玛拉沁夫的汉语写作进行专门研究。对李乔的研究，主要就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对彝族文学的贡献、作品的彝族特色等方面进行研究，没有专门从汉语写作这个角度研究李乔的创作。对陆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壮族特色、地方特色等方面，没有具体对陆地小说的汉语写作进行专门研究。对少数民族小说汉语写作这一现象的关注是在新时期以后。关于少数民族小说的汉语写作现象，最先开始的是对阿来小说的汉语写作进行的研究。阿来不仅仅是作家，其实他也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阿来对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发表过数量不少的研究文章。2001 年，阿来发表了《阿来：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的文章，

强调自己是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他在该文中说：“我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① 将藏族作家进行汉语写作的现象明确地提出来，而此前还没有研究者对他的小说从汉语写作这个角度进行研究，可以说是阿来自己开启了关于藏族小说的汉语写作的研究。从这以后他反复提出这个问题，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阐述。比如2011年，《西湖》杂志上刊登了姜广平对阿来的访谈，题目是《我是一个藏族人，我用汉语写作》^②，就再次强调自己的汉语写作状态。从此，有研究者陆续注意到阿来小说汉语写作的特点。2009年，杨敏、梁佳发表论文《〈尘埃落定〉与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写作的几个问题》，对阿来采用汉语写作并受汉文化影响的状态做了论述，尤其是对作品中“傻子”受汉文化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的影响做了详细的研究。同年，杨琳发表论文《阿来小说语言的多文化混合语境》，从汉语写作角度研究阿来小说的语言，探讨阿来用汉语表达藏族思维的独特方式，从语言学角度研究阿来的汉语写作。2010年，梁海发表了《世界与民族之间的汉语写作——阿来的〈尘埃落定〉和〈空山〉的文化解读》，研究阿来用汉语寻找民族和世界对接密码的努力，探讨现代汉语写作在新的语言环境下的新内涵。同年，胡志明、秦世琼发表《族群记忆与文化多样性书写》一文，研究阿来小说运用汉语对藏族文化、汉族文化的多样化书写，探讨阿来用汉语表达藏汉文化碰撞的独特性问题。张直心的《语言杂媾与文化混血——查拉独几小说的文体描述》，通过对藏族作家查拉独几的小说使用混杂藏汉语言的特色研究，探讨查拉独几小说受藏汉多重文化影响的“杂媾”特色以及查拉独几在运用汉语时的独特之处。研究乌热尔图小

① 阿来：《阿来：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http://www.people.com.cn/GB/wenyu/66/134/20010510/461502.html>。

② 姜广平、阿来：《我是藏族人，我用汉语写作》，《西湖》2011年第6期。

说的文章很多，但大都是从其小说的民族意识、生态意识以及即将失去家园的忧患意识等方面研究。徐俐俐的文章《汉语写作何以成就少数民族优秀作品——以鄂温克作家乌热尔图为例》从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角度，研究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汉语小说的写作策略，探讨乌热尔图的汉语小说的写作特色。该文研究乌热尔图运用鄂温克族意识、鄂温克族思维等方法传承鄂温克族文化的特点，探讨用汉语如何成就少数民族优秀作品的途径。这篇论文在研究少数民族小说汉语写作的历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有关回族作家张承志的研究很多，从知网上搜索，学术期刊文章就达 580 多篇，但是从汉语写作这个角度研究的并不多。有的文章只是在研究他小说的其他特色时从某一个方面涉及汉语写作的问题，比如李咏吟在《生命体验与张承志的语言激流》中，研究张承志小说的语言特色，从汉语表达回族的历史文化角度研究了张承志的汉语写作；比如黄发有的《诗化品格与多语混融——张承志小说的语言风格》，研究张承志小说在汉语中融汇回族的宗教语言、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对于扩大汉语的少数民族内涵和为多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所做的独特贡献；另外还有李莎的《试论回族作家张承志汉语创作下的回族透视》，研究张承志运用汉语对汉文化、草原文化和回族文化的多种透视，探讨张承志给汉语赋予更多文化内涵、给汉语增加更多少数民族文化内涵的创作特点。新疆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是双语作家，他既用汉语写作，又用维吾尔语写作。张治安、翟晓甜的文章《阿拉提·阿斯木汉语作品创作述论》，对阿拉提·阿斯木小说的题材、情节尤其是汉语中夹杂维吾尔语言的表达方式做了详细的研究，探讨维吾尔作家汉语写作特色。对霍达、郭雪波、叶梅、李传峰、朱春雨等著名作家的小说，还没见到从汉语写作这一角度研究的文章。

第二，针对某一个民族小说的汉语写作研究。

对某一个民族小说的汉语写作研究的学术论文、著作和博士学位论文较多，主要集中在对藏族作家的汉语写作、蒙古族作家的汉语写作、彝族作家的汉语写作的研究。对藏族汉语小说的研究主要从藏汉文化交流等方面进行研究，比如朱霞、宋卫红的《身份、视觉、对话——浅论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从藏族身份、藏族视觉和藏汉文化对话等三个方面研究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写作；朱霞、宋卫红的《当代藏族汉语文学的转型及其意义》研究藏族汉语文学的三次转型，探讨藏族汉语文学在既表达藏族特色又融入中华民族文化方面的努力和贡献。比如藏族学者丹珍草的学术专著《藏族当代作家的汉语创作论》，既从宏观角度研究当代汉语作家的汉语创作特色，又对藏族作家饶阶巴桑、降边嘉措、益希单增、扎西达娃和阿来的汉语写作做了单独的具体的研究。兰州大学徐美恒的博士学位论文《论藏族作家的汉语文学》对藏族作家的汉语文学做了整体研究，对藏族汉语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做了细致研究，并对藏族汉语诗歌、藏族汉语小说和藏族汉语散文做了分别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于宏的博士学位论文《试论当代藏族汉语文学的三维结构和双重品格》，从藏族汉语文学与藏族文化、文学的关系，以及与汉文化、汉文学的关系，与西方文化、西方文学关系的三维结构和具有藏汉双重品格来研究藏族汉语文学，探讨藏族汉语文学的多重文化特性。研究蒙古族汉语小说的主要有内蒙古大学带兄的博士学位论文《当代蒙古族汉语小说创作研究》，论文从草原写作策略、黄金家族情结和宗教意识三个方面研究蒙古族汉语小说的创作特色。罗庆春、徐其超的《从“文化混血”到“文学混血”——论彝族汉语文学的继承、创新、发展》研究彝汉文化交融对